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二集

漓江出版社

• 1982 •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二集

白 夫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25,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3,200册

书号: 10256·23 定价: 1.35 元

编 选 说 明

- 一 《世界中篇名作选》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分集陆续出版，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
 - 二 本丛书所指“名作”，既包括已有定评、公认的古典作品，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可资借鉴的作品；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
 -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常因读者文化素养、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题注”，或介绍作家，或说明特点，或提供情况，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
 -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
-

目 录

〔法国〕巴尔扎克

假面具下的爱情…………… 诸 候译 (1)

〔法国〕莫里亚克

脏猴儿…………… 盛澄华译 (52)

〔奥地利〕斯·茨威格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纪 琨译 (113)

〔奥地利〕斯·茨威格

象棋的故事…………… 叶芳来译 (178)

〔美国〕杰克·伦敦

雪 虎…………… 蒋天佐译 (233)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第二部 生于荒野

第三部 荒野的神

第四部 高等的神

第五部 驯服

假面具下的爱情^①

〔法国〕巴尔扎克 著

诸 候 译

—

午夜的钟声已经响过，巴黎的一切却还在活动着；整个都在骚攘，整个都在追求快乐；这是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夜晚^②。

莱昂·德·泊勒伐，骑兵队里年轻的军官，刚走进歌剧院^③的跳舞会来。在拥挤杂沓的人海当中徘徊了个把小时，没有遇见一个相识的人，对两三个向他打招呼的妇女的乏味语句他丝毫都没有理会；尘埃窒住了呼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被这些蒙黑怪物刺耳不绝的尖锐声弄糊涂了，他抚心自问：这难道是所谓快乐？于是挤到门口就想退出去了。

① 《假面具下的爱情》是在巴尔扎克(1799—1850)去世以后才发表的中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爱情故事。初看，小说的情节不很合理，女主人公的心理也不太正常。其实，这种不太正常的心理，乃是殖民统治者对女主人公残暴欺压所造成的严重精神创伤，在真正诚挚的爱情面前，创伤终于平复，女主人公的态度也就转变。故事情节虽然奇特，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侧面。

② 指四旬斋戒节前的狂欢节。四旬斋戒节系天主教会中的节日名。

③ 歌剧院是巴黎最著名的剧院之一，在巴黎第九区歌剧院广场。

这时候，有两位戴假面具的妇人正走下客厅的台阶来，她们优美的姿态和艳丽的服饰非常惹人注目；一个没戴面具、面貌和蔼的男子用手臂挽着她们。一阵称赞的声音从她们周围升起，一群轻佻的年轻人开始跟在她们身后，向她们说着献殷勤的话。

莱昂也象别人一样的跟着；好奇的群众都围上来，而且越来越多了。不久，迎面来了几个也被人跟着的出色的假面和她们会合在一起。因此，更加混乱，以致那两位贵妇人之一，看来挺年轻的那个，突然发现自己和她的同伴分开了。于是她向四周担心地探望，想找到一个保护者。她的目光落在关切地跟随着她的莱昂身上了，同时敏捷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喂！我请求你，”她用一种动人的声音向他说，“带我出去，帮我找到我的同伴。”

“谨听你的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请跟我来，信任我为你效劳。”

于是他用一只胳膊来挽住她，另一只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一切推开，他带她到挂钟室^①，请她坐在一张蒙绒长凳上面，便想替她去找点饮料。

“不，别忙，”她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对于这种无谓的恐怖退缩，我觉得有点可耻。”

“但是在我，我倒满心感谢它；托它的福，我才被你挑选来做你的保护者。”

“是的，我承认你为我帮了忙，非常感激；我还要恳求你的保护，帮我去找到我的同伴。”

“怎么，你想马上离开我吗？啊！就算是答礼，也得允许我陪伴你一些时光。”

① 挂钟室是大剧院里布置得很讲究的观众休息室。

“好，算作答礼，我们来谈天吧。”她高高兴兴地这样说。

他们重新就坐，谈话便开始了，彼此在机智而颇有趣味的言语中消磨了不少时光。终于那可爱的假面又提到要找她的同伴。

“但是，”莱昂说道，“究竟是些什么同伴呢？母亲，姐姐，还是丈夫？”

“丈夫！不，谢谢上帝。”

“你没有结过婚吗？”

“我是过来人了。”

“怎么，已经是寡妇？我真替你叫苦！”

“谁对你说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很好？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温和？其中可有一个值得惋惜的吗？”

“啊！真会骂人！谁要是能够在你心中激起比较公正而温柔的感情，那真是千幸万幸！”

“对一个男子，我决计不会……”

“怎么，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人永远失望吗？他们倒是无疑的……”

“我没有什么崇拜者，我刚从别处来，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一个人都不认识！啊！漂亮的假面，我第一个来署名吧，而且永远是最最热诚，最最忠实的……”

“忠实的，天哪！你假如再继续用这种口吻，我就要离开你了。”

“什么？难道忠实……”

“忠实不过是人家假装套住自己、其实想套住别人的一具锁链。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我希望永远是如此；任何男子都不能使我违背我的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这我感觉得到，但是我并不叫苦。锁链是为我一个人的，你不能阻止我爱你和希望……”

“喂，不，不，先生，我一点都不要人家爱我，我不要人家向我说这种话，尤其是希望。”

“但是，你这残酷的假面，不可捉摸的假面，你究竟要什么呢？我至少要怎样做才能得到你的怜悯呢？”

“要不疯狂，不欺诈，不把自己所感到的一点加以夸张；休想用几句极浪漫的话，一点假装出来的温柔，叫一个有理性的女子变更她的计划；要顺从、谨慎，有耐心，等我的念头十分固定了，我的主意坚决了，那时候或者……”

“那时候或者？……可爱的假面，完全说出来吧，宣告我的命运……我听从，守秘密，归顺，有耐心，我一切都答应……”

在这样说着的时候，莱昂用燃烧着爱情和希望的眼光注视着这张固执的假面具；透过那面具，有两只又大又黑、温柔而晶亮的眼睛，显出一副冷静仔细的神情在打量着他。

她并不注意他刚才用来表白那热情的语气，继续用一种亲切的态度说道：

“这根缎带，英武的标志，证明你在军队中服役，是不是？”
莱昂被这冷静怔住了，只能用一个肯定的点头来作为回答。

“哪一队？”

“我是骑兵第六队的队长。”他不大高兴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许是的？你的家在这城里吧？”

“不，我的家是在遥远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的，不过，不十分有钱，我同我的队伍开来此地。象你一样，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象你一样，我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到这里来，好象就为的要使我一下子失落我的灵魂，我的自由，我的安宁……”

“更为的是在此地找到一个残酷的女子，一个不知恩的人，是不是？……这些原是用惯了的大话。但我对于有时是这般善意的这个偶然的机会却公正得多了，我开始相信它在我们的接近上

为我尽了不少的力，我感谢它将赐给我生命中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

“可敬爱的神秘的夫人，但愿我能跪在你的面前，并且在那儿发誓：从今以后，感恩而且卑下的莱昂·德·泊勒伐为了报答这样一个甜蜜的自白，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哩！”

“一个自白！”她说道，“啊！你把那些话看做一个自白吗？还找得到比这些男子们更夸口的人吗？”

“对于怀着这么大的热情所希求的东西怎么不吹几分呢？……可是，轮到我，我究竟可不可以知道这个好寻我开心的诱惑者是什么人呢？我能不能够揭开这张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恐怕没有那么方便吧。”

“啊，我只要能够瞻望你的尊颜一刹那，并且能在那上面领会到……”

“你不能在我的眼里领会吗？”

“你的眼睛是迷人的，但假如在那儿添上一个温和的微笑有多好啊……”

她立起身来，随即用一种较为严峻而冷酷的音调说：

“不，你永远不会见到我，永远不会认识我，而且关于我的事情一点都不会知道。”

莱昂愣住了，过了一会儿说道：

“谁见过一个比你更奇怪更任性的人呢？太太，我再打扰你更久些也没有用了。我知道，你要去会你的同伴……这须得去找她们……”

她对于他的气愤并不介意，却打断了他的话头，带着一种幻想的音调发问：

“莱昂·德·泊勒伐，这是你的名字，是不是？骑兵第六队队长？你在这城里还要呆些日子吧？”

“唉！关你什么事呢？残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见我了，既然……”

“但是你怎么见得我不想再见你呢？难道这样的几句话就扰乱了世界上这些聪明人的判断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见你的……”

“喂！我的上帝，我亲爱的，你怎么样啦？”一个女子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叫起来，“我们找你已经两个钟头了。”

这是那位漂亮假面的女友同她的舞伴。大家重新见面，彼此略为谈了一些当夜所发生的意外的事情。

“我真疲倦和厌烦得要命了，”刚来的那位贵妇人说，“我求求你，我们一齐走吧！”

“我很愿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

“怎么，这样早！”莱昂叫道，“至少你总得允许我陪伴到你上车子啊！”

她接过了他的手臂，于是他们跟在另一对的后面。

“啊！我请求你，”莱昂继续说，“把刚才非常不幸地被打断的那句好话重说一遍吧！就是我们再见的问题：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请你想想在一刻之内我就什么都失掉了，除了这番记忆；你不给它添上一点希望吗？……”

“那么，你不发脾气了吗？”

“别开玩笑，发点儿慈悲……你立刻就要溜走……叫我怎么能够？……”

“好，我在Mi—Carême^①那一天的跳舞会里是可以再来的。”

“三个星期！伟大的上帝！这对于我是三个世纪呀！”

“是的，三个星期！或者永远。”

① 指四旬斋戒节第三周的星期四，离狂欢节三星期，那天定为游乐日。

“等到那时候，我一定会焦急和厌烦得要死的。”

“这样会把我的计划完全打乱的。”

“你的计划？……”

他们已走到门口；一辆马车正向前驶来，夜晚使人辨别不出它的颜色和它的牲口；一个黑仆人把车门打开。

“至少，希望你，”莱昂接着说，“可怜可怜我的痛苦吧！”

“我相信我会想念你的。”

说完了这句话，她便轻捷地登上了装饰得很华丽的四轮马车，接着，马儿就象电光般地驰去了。

莱昂目送着这辆劫走了他新获得的对象的车子；过后，他不想再进跳舞会了，便回到自己的住所，头脑混乱，心情激动，梦一般地想念着这桩偶然的事情，并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一点方法来把它延长。

“但是这个迷人的神秘的女子，”他自言自语道，“究竟是什么人呢？她那高贵而端正的样子，她那骄傲而庄严的态度，要设想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么呢？她为什么鼓励了我又拒绝我呢？她有计划，她探听我生活的底细；和我碰见，在她居然可以成为一种幸福……然而我却永远不能看见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也许她只想寻我开心……啊！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也懂得怎样报复的！……但向谁报复呢？怎样报复法呢？她可以不再到跳舞会来了，我或许会永远找不到她了……这未免太可惜啦，她确实是很可爱的……她那轻盈窈窕的身段是何等动人！她的眼睛是何等美丽，她的声音是何等悦耳！她的谈话是多么的富有才情！……这三个星期将成为无穷无尽的了！……不如利用这些日子来寻她，找到她……啊！还是早点睡觉吧！……”

可是莱昂怎么也睡不着觉；为了开始他的追求，他很早就起床来。

二

第一个星期，他毫无休止地走遍了马路、商店、热闹场所以及有玻璃门窗的地方，跟着那些使他想起他的不相识者的模样来的女子们，犯了无数次的错误——差不多全是些失礼的言行，除了他自己都承认这是白费力气而外，便毫无结果地过去了。从第二个星期起，就有点灰心了；在第三个星期中，他便开始问自己，是不是还要给一个也许是为了作弄他而故意在躲避他的撒娇者去做玩具呢？正在这时候，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简短的信：

德·泊勒伐先生一定会记得：星期四早上一点钟，在歌剧院跳舞会的挂钟下面，有人在等他。

读了这纸条，他所有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在指定的那个日子，午夜的钟声响了的时候，莱昂早就坐在那挂钟下面了，完全浸沉在一种充满着爱的焦躁和强烈的好奇心的激动之中。

好容易挨过了这个漫长的钟点，直到那穿白色开口舞衣的可爱的人儿轻轻地走来的时候。她放慢了步子，让那些同她一道来的人走在她前面，然后，点了点头，接受了奔上前来迎接她的莱昂的胳膊。重见她是甜蜜的，心里充满着希望和幸福，他一面温柔地紧挽着她那只圆润的手臂，一面使用动人的词句滔滔不绝地叙述他所忍受过来的痛苦，他那些毫无效果的追求，他的思虑，他的焦躁。她冷静地倾听着，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的日子可比你的好过得多了，”她对他说，“因为我所要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很快就得知了。”

“关于我？”

“是的，不错；我打听到了你对我说的确实是真话，而且我

又听说你是受到你长官们的器重和部下的爱戴的。人家还说你即使对待妇女也老老实实，履行你答应她们的话。”

“这不过是我的本分；还是谈谈我的幸福吧！你真的想过我么？也许你对我的命运十分关心只为的是希望我值得你敬重，因此你想知道……”

“是的，不消说，这对于我的计划是很有益处的。”

“啊！你的计划，可以让我知道么？我请求你，可爱的假面，统统说出来，对于这个心灵早已被你占领、只要你说一句话便可以永远献身给你的幸运儿，用不到有什么不信任。”

“这样真使我懊恼了！”她感叹地嚷道。

莱昂半晌不出声。

“啊！”他终于说道，“停止这个恶作剧吧！为什么用这忽而冷酷忽而温和的手段来磨难我呢？今天是最后一次跳舞会了，你别再想溜走……我盯住你的脚步，不断地跟着你，直到能确信再见到你，能在你跟前吐露我的愿望，我的衷情，并且从你那里知道那是些什么计划。”

“唉！不，不，不，预先要使我确信你的温顺和你的谨慎才好；我有几个先决的条件，要得到你用名誉担保的诺言，用你的签字向我保证实行它们。”

“我用名誉担保的诺言！我的签字！”莱昂重复地说着。他很奇怪她对于在歌剧院跳舞会上的来往，也采取这种深思熟虑的谨慎和庄重的态度。

他注视着他的女友，她是局促不安的；象在幻想着什么似的；她的胸脯显然因为激动而起伏着，他仿佛觉得看到她假面之下的脸涨红了。她这方面呢，她窥见了她露出迟疑和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莱昂自以为有使他下决心的可能了，便变得越发情急，热辣辣地说道：

“可爱而不可解的人啊！好，算数，我一切都应承，我把上次跳舞会里订立的誓约重说一遍吧：要服从，温顺，谨慎；我尽先接受你的这些条件，只要在报答我的时候能够让我得到令人醉心的再见的希望，并且最后能占有她……”

“是该那样。”她心不在焉，悄悄地说，这与其说是在回答他刚才向她说的话，倒不如说是在答复她自己心里的话。

可是莱昂只留意到能够激起自己感情来的那种口气。

“啊！我太高兴了！”他叫了起来，“来，可敬爱的陌生太太，跟着我跑出这讨厌的人群，让我好好地高兴高兴吧！到了那边，允许我除掉你这张讨厌的假面，接受你的命令，而且可以比在这儿更自由地表达我的情怀。”

他一面说着，一面温和地拉了她走；她却突然停住了，缩回了她的胳膊，重新现出那副在她仿佛是很自然的骄傲的态度来，并且用一种沉着冷酷的音调向他说：

“你这种想法是大错而特错了，德·泊勒伐先生；你那种轻浮的感情和无用的表白伤害了我，使我感到不快。请你相信我，我绝不是象你大胆地臆想的那样的人物，我有资格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敬意。我虽然极愿意原谅你这种过失，因为我承认我的独特的行为会使你发生误会，但你必须照我所说的去办：明天你可以得到我的音信，你就会知道我所决定提出的那些条件；在那以前，要有耐性，并且等候安排。”

说到这里，她便投身到人群中去，想要溜走，他连忙跟了上去。

“不，我不放你走，”他叫起来了，“你不要这样子离开我，硬心肠的人啊！你燃起了我的热情，激起了我的相思，然后抛弃我……”

“送我上马车！”她用一种命令似的口气对他说。

他捏住了她伸给他的那只手，便又开始他的苦诉和祈求了，

但终究不见效果。

忠实的黑仆人已经站在门口；那陌生女子匆忙地奔上了她的车子，同时对莱昂说：

“明天见，请你信赖我所答应你的话。”

“至少，总得允许我陪你一同去！”他大声地说，并准备跨上车旁的踏板。

“把门关上，走！”她用力喝了一声。

她的命令马上被执行了，于是莱昂又一次眼看自己的希望随着那个引起这些希望的女性一起消失了。

三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莱昂第二天等待得多么心焦，他几次三番跑回寓所去看信是否已经来到。当人家把信递给他时，他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但是他读了下面这些字句以后又是何等惊奇。

德·泊勒伐先生昨天显然很盼望再见那位在歌剧院跳舞会里会晤过的穿白色开口舞衣的贵妇人。为了得到这种恩惠，他早已声明过不论她要求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去做的。

下面便是他能够希望获得他所恳求的事情的那些条件：

一、德·泊勒伐先生明天半夜里应该呆在家里：有个他曾经见过面的可信托的男子来领他坐上一辆路旁雇来的马车，这车子便载他到他的目的地去；不过德·泊勒伐先生必须同意人家蒙住他的双眼。

二、他对他的向导不准发问，并且休想行贿（何况

这是徒然的)，必须顺从地听凭引导。

三、他必须保证不出声，不吵闹；对于黑暗不大惊小怪，并且绝不要求和他相会的女子打破那早已由她决定了的肃静。

四、过后，他的向导重新来领他的时候，他必须跟他出去上车。从那边到他的寓所也要保持同样谨慎的态度。想要知道人家为什么要他这样做，那就得耐心地等待人家在立誓之下允许给他的说明，而不作无谓的探索的举动。

五、假如德·泊勒伐先生接受这些条件，他便可以在这信纸下面写明他愿意遵守它们，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套入信封，放在自己的门上，会有人来拿去。

读完这封怪信，莱昂非常惊奇，兀然不动地站了好久，沉陷在一大堆思考里，被千百种矛盾的情绪苦恼着。

他怎么找得出这个出人意料的条约中那种煞费苦心的防范和预许给他的启示有协调一致的地方呢？他那陌生女子高傲而冷淡的性格怎么能够跟这样的约定相称呢？

他再三地对自己说，除非是疯狂而又轻率到了极点，才会在这样的提议上签字，去做这样无益的追求。可是，那漂亮假面的优美形象显现在他的眼前，跳舞会里那些生动的谈话又重新浮上他的记忆，还有她那种骄傲和懦弱的对照，使人兴奋的她处境的独特，他这时候所引起的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不肯示弱的自尊心等等，混合起来便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有个时候，他原也想到凭着这样的预约，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领到一处陌生的地方去碰运气，难免有点危险……然而也正是这种危险增加了吸引他的一分魔力。

“不，”他叫了起来，“一点也不用畏缩，为了得到这样美妙的报偿，很值得去冒这个疯狂的险啊。”

于是这贤明的伽图^①抓起一支笔来竟象一个轻率的人那么写了：

我接受要我承担的一切条件，我用名誉担保，绝对谨慎地履行它们。不过请允许我携带佩剑。

莱昂·德·泊勒伐

当天傍晚信就被取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收到另一封短简，那上面写着这几个字：

剑可以带；不过德·泊勒伐先生丝毫都不用担心他的名誉和安全。

没有比那一天的日子更长的了。

两小时以前，莱昂就把衣冠穿戴整齐了。他在自己屋子里踱来踱去，当他听到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时候，他的心开始卜卜地跳动。他拿了佩剑，赶快走下楼来，随即碰见那个黑仆人。后者打着手势招呼他上车，然后用蹩脚的法语尊敬地请求他容许蒙住他的双眼。

莱昂并不反对。

马车走了一些时候之后，黑仆人命令车夫把车子停住了。他

① 伽图(公元前234—公元前149)，古罗马以严格著名的国势调查官。他对当时社会上开始靡行的骄奢淫逸的风气控制得颇为得力。伽图这名字现今成为持身谨严、非常贤明或装作如此的化身。